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四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

四

浙江鄉試錄序

代作

夫士國之寶也中流一壺深井一綆緩急須焉失則
不濟藉令帝王之雄略以獨運興理則無爲貴士矣
嘗聞古之得士者神哉曰風后力牧曰帝予良弼索
之茫昧而得之惚荒卒之襄城道登殷后用昌非龍
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器者以卜也以卜而若

持左券于渭之陽此何以故又并曰桑陰立談而收
豪俊斯古人寥廓之觀乎而後世之得士則以言夫
鶯斯之羅不張黃鵠兔罝之網不絳神龍言惡能得
天下踔絕竒偉之士而收鴻鬯茂明之勲哉在昔于
將之靈一嘖而至維神豐城之寶望斗間而知維氣
神發爲氣氣發爲聲故提衡而量縣鑑而索弗能逃
也今夫嘈呿閨閣與吹萬荅者其洪必鉅呖然噫然
響如蜩蟬者其竅必微蕭蕭冷冷若琴若筑者發于
清籟也蓬蓬勃勃鬱律號嘖者出于土囊也士修其

言以備采聽一聲而神氣傳故士之博夫者辭偉清
真者辭潔雄鷲者辭壯溫夷者辭和端直者辭莊穆
愉者辭簡秀異者辭華沈古者辭朴沈洋者辭肆躁
競者辭佻刻深者辭艱淺中者辭率執而聽之十得
其九間有駕虛而掩實飾似以亂真善聽者不替也
嗟乎今博士所操三寸之管爾此何與陶鑄二儀沐
浴萬靈而揮斤八極之任哉顧王者乘日之車御以
六氣而駕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維籠羣
愚亦籠豪俊天下踔絕竒偉之士鴻鬯茂明之勳往

往遂從三寸之管出夫夫卽心薄風雲手掣造化非
是莫以登故士不務修其聲而務煉其氣不務煉其
氣而務調其神也浙古越絕地則水國也其民明秀
天台雁宕連亘四明禦兒括蒼橫絕姑蔑秦望沃洲
蓬嶽玉笥羅剎之險夾以海門天目之源滙于震澤
洪濤巨石憑陵而碎萍魚龍罔象出沒而澆澗三山
之中僊都福庭隱焉宛委之上禹書金簡存焉山川
風氣鬱葱乎烈哉人文之盛有自來矣乃今皇德
溱鹿聲教誕敷大海以東家握靈蛇人詫竹籥五尺

童子莫不知貴西京而薄梁陳賤小言而尊大雅亦
既霞蔚飈馳泱泱其風矣顧今南國之所急者非修
辭也夫國家方以辭登士而謂辭非士所急何居枝
葉茂則本實衰聳悅繁則靈光泄斯欲與推英雄論
林程能胡可得哉卽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揮斤入
極以寸管進而終不以寸管辨必也內抱澄朗外履
純白懷仁負義矚於皦日而後搢爲菁英發爲麗藻
其言鑿鑿副名實而不務空譚浮誇斯其大人之操
乎用是仰稱 明天子側席之求而下免羣有司蔽

賢之罰則徼厚幸矣不佞讀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越
自昔豈不蒸蒸多賢哉大要以忠智功能進主盟中
華光此禹穴不聞獵華豸采提鼯狐而先登絜壇提
鼯狐而先登絜壇不烈于今日矣而識者固未肯慨
加今之君子于句踐諸臣上則名實之辨哉爾多士
名實相副以竒抱吐懿讓的然物華國寶者非不雲
附而櫛比其間庸保無一二駕虛掩實飾似亂真以
瞽昏有司而溷乃盛典如前所稱者有之則校士者
之大懼也夫士有七尺所管千秋登在三事前者辨

常後有竹素皇王之術亦大矣今取英雄大業而以
蟲魚一技卜之一旦策足要津湯無所短長而徒沾
沾蟲魚自喜第令爲國家肩鉅應猝將曷倚辨甚而
詣窳懷二心不惟公家之急而日取醲醪大敵鮮衣
怒馬爲斯多士之螟螣也爾姦至其深思哉上據無
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而目光不亂神氣之守也以
蹈水火以入金石凝神其至也神氣苟完真宰在我
而何所不土苴而何所不糠粃古豪傑之操胥是

有門頌略解敘

天台智者大師以止觀二義爲學人津梁雙修雙詣

凡聖同塗稱宗門正覺矣宋學士大夫高朗超頰者

往往好譚禪悅蓋多再來人而陳忠肅堂中九深入

妙解得天台教觀作三千有門頌大部遺有無礙空

假總偏中同關合妙孤通闡門理去能所卽凡佛其

言簡約精深字字若吐古德老宿之口今之縉紳曷

高者負經濟稱詩文下者沒溺聲利有能頌忠肅之

一字者誰邪余友馮太史開之天資絕異淹通家才

尤深佛學開之所嚴事沙門爲妙法師機鋒神竅

余每向風慕之會解官南還虎林而友人汪修伯
以其所爲有門頌略解來問叙余少事雕蟲晚乃歸
心三寶於此道醯雞爾其何足知法師之妙義玄旨
亦聊以表一時之信心故法師所許也

居來先生集序

夫物無盈器器無兼量必兼而盈焉千百世偶有之
玄造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滅公余讀居來先生
集竊疑于天道縱而若私必有以也夫陽燧鞅鞅之
寶赤堇延津之靈寧與凡物同賈哉先生西蜀異人

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秩宗游登大僚敷歷中外
餘三十年大都廟堂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交戟
下而朝夕咨其大猷疆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
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垣海上脫巾之徒謀於
轅門至辱及大吏姦氓乘之橫掠都市莫敢誰何業
煩朝廷東顧憂乃出先生以少司馬杖鉞開府至則
用奇計禽賊渠魁散其徒黨談笑指顧而東南帖然
方內召先生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道徙先生薊門
提劔西嘯甫及鮮裝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廟

書勛旂常郁烈乎休哉朝廷蓋倚先生若左右臂
載驅載馳殆罷於奔命而先生所至則又主持風雅
弘獎人倫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队觴咏山開
水涯流連日夕愴矣忘歸蓋結交盡天下之賢豪而
登覽盡天下之靈壤卽簿牘填委高韻蕭然羽書交
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座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
衲口不絕于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德鄴都志
風庾公武昌之雅方斯茂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
灑颺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束髮與琅邪

歷下諸君子對壘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
而觀者每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
標五嶽山靈海若爭實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
深源掩口支公却步見千嶽麓道院雪庵禪師諸文
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挾浮雲俯斷
海水功略茂矣而或乏挾天之辭風雅韻士篇攄鳳
藻語苑虹梁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廊廟之後
修其二事鄢不暉暉乎置之丘壑則枯山澤之臞駮
磨屨而擊雲霧標亦冷然矣投之大事或窘先生獨

得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劒閣之秀益部參井之祥其
盡集于先生一人邪不佞以雕蟲竊東海虛聲其中
故枵然無有也而先生誤以爲竹箭也者而收之不
佞銜國士之遇誠莫知其所以爲報而先生乃以集
序見屬且曰余文媿左太冲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
嗟先生之爲太冲不啻過之矣不佞玄晏也乎哉然
而不佞頗自許知先生深夫靈明一竅竅窬而出之
何所不辦先生心握上玄德超純曰觸之機械推之
波流守於規中而動于吹萬宜其道學勛業辭賦文

白指集 卷之四 十一
章收前摺之難兼而成一人之獨詣舍光若翳流照
若爍道固然耳夫瀛海之波浸絕大地陂塘之潦涸
不崇朝量烏可同日語哉耽圖史稱詩賦而不聞大
道雖甚汪洋則陂塘之潦也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爲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
口吻磔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於人倫日用自非
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葆靈光握環中而
吐之甚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必備孝弟之性閔僞

奇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譎佻則心輕華士深
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爲制
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微傷於俗頃海內二三深中之
士則古取物師心運樞厥氣欲矯厥理欲玄稍駕飛
黃之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云不稟先民理不
請玄窟重牙枵腹徒豪其氣執狂豎之心而代賢聖
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
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子史而
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牒祕典靈書齊詣神異靡所

不窺而爲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真嘗撰嘯廬四賦余
業序之魁磊沈洋變幻滅没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
他古文韻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爲博士家言則又埏
埴大化師摹聖括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殼達於
化境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卽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
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爲者遇之當膽落
神悚嗟嗟夫物貴真也真色不假粉澤真材不藉丹
堊夫儒亦有真邪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
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蓬萊環

堵蕭條不穀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爲選刻制
義凡如千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詔海內者如
雲嫫媠並御砥玉雜陳辨而實之世應不爲身毒大
秦之目哉

董君謨制義序

夫一峰一巒詎不道上一都一邑詎不閱偉若捫闔
風而踏縣圃卽五嶽猶藩籬間物也若登須彌頂而
下觀四大洲卽南瞻部猶塊然甕盎也夫雷霆之響
必撼山嶽滄海之決必浸地軸日月之朗必晃六合

神劍之斷必截雲霓鉅靈之跡必無細影奇瑰之夫
必無常調斯又何怪乎然而世人耳目習之則安駭
之則駭故雷霆日月亦怪亦常縣圃須彌亦常亦怪
是恒物之不可與語奇也細人之不可與語大也耳
目移之也余少以大奇駭人居爲人譚出爲人指若
虎市遊若日霄出朝吐一辭暮而布之通都吾以爲
師心之語人以爲志怪之書也沈寥蒼茫四顧無徒
未幾而稍稍有屬和之者其初則縣圃須彌也浸而
五嶽浸而南贍浸而雷霆浸而日月則後來者益提

不擊彼夫之伐不眇小也夫士有七尺所操三寸口
營九有而妄意千秋徒取伊吾片語爾士之所爲伴
于造化參于神明者不止此也卽其所爲伊吾片語
方之玄夷蒼水金箱玉笈諸書亦不止此也而小逾
格外小吐胸中輒羣譁而怪之一胡卑卑不振哉余
古惠施鄒衍安所投足矣董君謨少以竒聞越絕心
雅慕余余時爲五湖長兩削牘而奏之竒氣咄咄來
逼人牘一至余悶而不應再至遂決然起娓娓而不
休比余東相見桑陰晷不移而合若延平二物然無

何出古文辭無何出博士家語語有在六合之外而
索之則近有在六合之內而掉之則遠有古人之所
未道而取之若故有古人之所已道而出之若新總
之雄駿霍落不凡品也立于羣譁之中廓而闢之則
余爲難振于布響之後推而大之則童君爲難且余
力方倦竭而願逃于陰前有萬古後有千秋則童君
也昔衛夫人見右軍而泣而右軍竟以掩夫人裙且
爲右軍余何泣哉

彭欽之北征稿序

余昔宰由拳所推轂逢掖知名士蓋以彭君欽之爲
白眉欽之才湛鬱爾雅無所不詣爲人兼容汎愛個
儻然諾從善如流慕義若渴以急窮交赴患難破千
金產至身自食貧不悔與友朋游面折人過退而掩
護所提獎人善惟力惟口士多附焉余旣雅知欽之
故不難折節以請欽之亦好余落穆無町畦蓋兩人
交深甚莊不間情驩不及媒無慙古人其後余好譚
二氏而欽之更神情超朗深味道真以是復相與結
人外緣余之歸隱欽之適北還相見則欽之道業益

進詩文亦日益精其氣昌以雄其理玄以奧左右縱
衡動臻妙境離合變化永垂名言其必傳何疑蓋自
欽之之聞道而心靈開悟識達語超自欽之之北征
縱覽西北山川帝王宮闕而耳目充廣意氣軒舉故
宜詩文之萃律道上如此而欽之貧亦日以到骨累
抱玉而南南見刑一抱玉而北北復刑季子之悲敝
盡矣夫力田不已必有豐年從古懷才抱道者泥塗
坎壈終以遭遇獨稱馮唐顏駟空老耳嗟人士行修
或短於才才高或薄於義卒困巖穴有之以欽之之

才之行而終不一遇邪無論人間世耳目卽上帝之
所封植者將何人也余竊觀輓近輕俊士薄有才藝
務華營外挈鈴而趨此其才未當彭君十一而聲稱
譁然所至逢迎蜂涌彭君用拙任真名不大顯布衣
藜藿蕭然也夫士駕虛巧取盈造物名過其實所得
幾何抱高世之姿修介持之行而清身約已茹蓼甘
荼俯仰之間足以不恨故當不以彼易此余蓋與君
同病君爲逢掖而蕭然余嘗爲吏而蕭然猶逢掖宜
其舉世傲帶而君獨見收也嗟乎余與君之本懷吾

兩人自知之吾兩人之所處逆旅也方且修空浸假
而空萬緣浸假而空山河大地浸假而空其七情四
大一朝而離形出殼何所不廢彼區區雕蟲者胡有
焉卽以爲遊戲三昧可乎歛之近稿以北征命篇方
冀州爲捐貲付剖剝冀州欽之好友右文存故稱賢
使君而君社友徐孟孺董玄宰陳仲醇爲之批評剖
玄析微無一語不破的吐表名流同堂比肩盛矣吾
於是而益信雲間之無所不有也

柴仲初移居詩序

余友柴仲初少有俊才神韻散朗毫端麈尾玉雪
水雅爲流輩所賞愛郭北幽曠城隅水曲竹樹蕭森
居然有桃源之勝乃從蠶市徙居之而仲初又善病
經年杜門所居旣幽罕結駟紆軫烏語蛙聲彌喧彌
寂仲初時據竹榻焚香手一編蕭然若避秦與人世
隔或同調來過剪韭烹葵濁醪相命仲初則抵掌清
言商略文章討求松桂脩脩泠泠細大有致聽者忘
倦容來不迂去不送唐人有言林疑中散地人似車
皇時仲初有焉余束髮與仲初善中年宦游閭絕良

久項桂冠歸來數過仲初居愛其幽勝輒移日而不能去仲初亦雅如余每過未嘗不投轄也而余菟葵且距仲初居不半里而近晚歲託鹿門之隣是余之大幸也夫蓋自仲初之移居社中諸友咸有詩仲初爲褻集并附其所自爲近作將刷以傳而屬余爲序夫達人者將郵傳萬物遠蘆天地安問環堵而屏翳雕潤以求清虛亦曠士所急彼桃花源幸夷塢豈獨其地勝哉蓋亦存乎其人焉余讀諸公與仲初詩覺情遠閒適稱其爲幽居卽仲初之廬他日與桃源輟

川竝傳者實賴是詩彼嘉林秀壤爲邨岷野隄擅三
涇沒不聞者豈少哉

張孺毅詩集序

張孺毅余鄉大司馬東沙先生長子少爲諸生個儻
任俠慕公子無忌要離田光之爲人讀書蚤慧彊記
善古文辭然其志在凌厲橫絕不屑屑以雕蟲自見
勝大司馬訾故不乏好賓客急窮交自騷雅名士劍
客酒人逮六博蹴鞠管鷹牽犬之徒無不延接食客
常滿人有急難投之借身爲地以窮告傾囊昇之稍

與賓客醉酒家胡燕趙雜坐絲肉並飛有睥睨一世
態而其中磊塊人莫能窺嘗從酒中攘臂慷慨曰令
吾得駢快馬提壯士十萬出塞下虜焉支縛名王北
奔祈連山而還何論大將軍青去病哉李青蓮云豪
士無所用彈絃醉金壘顧安能布帽方履谿刻作者
措大面孔中歲以諸生貢爲邵武令令故事束身堂
上折腰貴人如三日新婦而孺穀故自豪不習嚙
伊啜上官積不能堪所以中之者良深遂免官歸而
身亦漸老于是翻然一洗少年豪舉返于枯寂修上

座業日與其細君焚香持齋古佛煎而誦楞嚴維摩
習定觀空蕭然老居士從此修持彼岸不遠無何不
起矣嗚呼惜哉孺毅才高力勁歌詩雄壯跌宕兼工
婉麗情語津津生平負氣瓌偉骨道經彭城沛碭淮
陰間弔楚漢帝王將相哀音亮節尤稱擅場以彼其
才令得出爲國家當一面必能鉤鏗砢隱標豎竒勛
時無知者卒以汶汶卽其所爲騷壇之枝亦尚奪于
彈碁擊劒未究其止然已稱雄作者揚滄海必無小
波叩洪鐘必無細響有昔大梁春申以俠聞東阿昭

明以藻著並未聞晚節回心臻乎大道孺毅庶幾兼之而末年又能剷除結習皈依禪宗豈非古豪傑之所難能哉余束髮出大司馬公門下受知最深故余亦雅知孺毅孺毅卽世後其弟孺愿爲刻其詩而屬余敘之嗟乎世之好皮相見孺毅儻蕩游乎酒人則以爲僅僅遊閒公子之有俠氣者豈知其中固踔偉不凡而其晚節乃實心大道道雖未成而卒然視世之終身濡首迷塗而不悟者奚止萬里余故表而出之令天下後世無皮相公子也

壽汪修伯敘

夫盈虛消息天之道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雷霆砰
礧霖雨霖霖倏而收之霜降水落百鳥嚶鳴百卉敷
榮無隱乎爾未幾而萬寶告成蟄蟲墮戶豈維造物
人亦宜然雄雉魁壘之士始而發藻宣奇光芒橫射
晚乃收精埋照宅乎道真純德上善所貴士有七尺
以此焦明蚊蚋雨過氣蒸紛然而出瞥而消散矣無
論賤氓傭隸營營擾擾流浪塵蓋卽世所稱雄雉魁
壘者挾奇才負盛氣或抗雲臺之烈或躡虎龍之文

或以精神籠罩六合或以權譎股掌羣愚旁睨必聽
眼空千秋而不聞道徒取意氣才名播弄爲一朝遷
改泡影空花與倏而蒸出倏而飄散者曷異焉徐鄉
汪修伯束髮讀書齋宏淹博雖爲諸生力攻古文辭
兼長詩賦意氣跌宕才思颯發筆擅雕龍之文口窮
非馬之辯四座坐風見聞辟易而才高數竒布衣坎
壖中歲大悟晚益了然識世界之妄立知四大之虛
幻而況關智競巧赴名與功耗氣損神以博濃豔曾
不須臾駭電流雲亦大惑矣乃塞兌希言刳心遣累

修能仁氏之業習定楞嚴觀慧般若棄博士諸生而
作老居士少年習氣一剗而盡從此精進覺路非遙
已余嘗歎班楊崔蔡曹劉潘陸徐庾江鮑之徒文采
奕奕照千古矣惜不聞道名列清華而身歸流浪由
斯以譚蚊乎蚋乎良可沈惋雖阮嗣宗和光於酒德
嵇叔夜洞幾於養生庶幾有悟賢於諸子而齟齬未
盡蕩漾猶存蘇門先生猶然不取也修伯盡去一切
飯依覺皇文人結局何以尚之嗟乎今而修伯同時
者按其才氣高者在伯仲間下則泰埴爾而或乘順

風挈鈴而趨聲響鞞士爭奔走猶復沾沾名場沒
沒慾海自許文人才士而止而修伯以數奇身不絀
朝榮名不出里閭故才氣品格等爾孟堅顯而武仲
晦安石榮豔深源淒涼士生有幸不幸信哉老氏有
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修伯業聞大道超三界卽區
區朝菌之榮烏足爲修伯稱說哉顧竊見古獸往之
士滅跡逃名若韓康孫登臺佟輩終爲人知照映萬
禩者並賴文字是乃余之所爲修伯刺刺不休者也
修伯今年已六十蓋聞道則見性見性則住形長年

何晏而修伯之學以橫空出三界爲極以萬劫不壞
爲宗則世法之所謂壽又奚稱焉

壽曹翁序

不佞迂而好古其爲青浦後科條先德化尊賢敬老
竊慕古式于木載白眉禮龍丘訪任棠之義部中父
老者德歲時延之堂皇命坐賜食寒暄慰勞維謹或
單車詣其家物色焉表以棹楔復其差徑時曹翁世
祿字某年逾八旬名德最邵不佞殊禮禮之翁益以
感奮鄉士率瞿然顧化逮不佞去青浦數歲翁猶康

疆無恙時使人起居不佞而翁子慈暨孫某等則乞
不佞一言爲翁壽不佞選居青浦視黔首真如已子
三老真如父兄卽今去之良久而魂氣脉脉相關屬
一如居青浦時每青浦士民間來省不佞者驩然出
接不啻逆旅邂逅生平親故矧曹翁行義尤不佞素
所禮遇者邪翁之爲人不佞已不能詳大都孝事寡
母涕撫幼弟義訓諸子信處友朋歲輸粟賑饑閭左
誦義卽親黨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家上海黃令廉
而卒於官翁爲置田歲令其子收租以養邑苦水潦

令下令築堤翁率先負甬從事貧民力詘者助之邑
潦不爲苗平居端方慎潔鄉人負不義匿不敢以聞
有就訟者望閭而返人以比漢王彥方云諸子若孫
成彬彬稱賢佩服翁訓無敢逾緼尺而翁有猶子曹
孝廉任之則以文學與不佞善嗟嗟世風下久矣爲
令洿池其身而魚然其下當其在時上下相仇也惟
恐不旦暮去旦暮去而其民愉快若猛獸之出境而
令亦掉頭不顧何止秦越相視以不佞之涼德去邑
數年而其父老猶然眷眷不已不佞橫遭仇口有呼

天泣血走數千里相存撫甚或提章詣闕髮上指冠
而不佞則益用愧恨曩時無德以及黔自所爲之父
老子弟者存厚道敦古風斯已勤矣於是樂而爲之
一言

白榆集卷之五

東海縣志卷之五 真著

記一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遊四海歿入冥寥卽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
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爲土田
矣卽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鄰謂脫
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
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真生之不足恃

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宣其侈心何況真家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人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爲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滯大運苟終歿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丘墓以爲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人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

以達而爲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鳥乎
蟻而不仁于親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
言古者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
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
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
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伯先生改
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熿等遂以
先生墓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湖絕爲我朝名德醇儒
不佞某以薄祿受知爲先生門下士不佞自潁陽渡

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東生芻哭先生靈輒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秀實生偉人鬱葱之氣結爲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爲必擇善地而葬有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爲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立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曰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

星精世傳其過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
不可端倪若是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道
遙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卽無論其仙乎不仙
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
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卽身後名
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
之表吳季札不道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
鄉人也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代作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生萬物也有日月以照
臨之雨露以潤澤之寒暑以節宣之而又必生聖人
以教之明道立法作經垂憲以教萬世無窮者孔子
也道之所在而法立焉大之綱常細之事物何者非
道道者非他性命之理也孔子修之以爲教而後王
本之以立法遵道者有庸遠道者有禁禁而弗率王
者且操三尺以議其後三尺之外又設士大夫之清
議以榮辱之而薄海內外罔敢弗飭則以聖人之道
明也萬世而下所以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共

夫婦肅雍交游忠信三尺之童可以入市方寸之符
可以行萬里民生之欲無涯矣而禁不得逞卽有果
于一逞者而議其後者輒至而九州六合生齒之繁
日以保聚生育無逢苗患其誰之力也哉微聖人之
道之教行于萬世則後王之法其何所據而立而生
民卽欲褻糧而出其門跬步何可得然後乃知聖人
之功大也然後乃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彼有所
謂以清虛寂照爲道者非不淵微以深顧其道詳于
心性而略于人倫以之治心理性則妙而用之天下

國家則或滯故爲天下國家者無取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廟貌九州俎豆萬葉豈偶然哉饒州餘干縣學故有祭器如于及其藏庫歲久圯壞缺祀事弗肅典禮廢墜識者悼之今博士臨川李君中以茂齡來領邑教慨然捐俸新之祭器藏庫煥然大備祀典孔嘉多士興起其有功于吾道甚太不佞聞而躉之李君臨川世家蔚有文行方在妙歲蓋天祿石渠之選匪莖莖老一青氈者乃今觀其行事若此吾道其有人乎不佞

家弟某出君門下故不佞習其人而爲之記則舉聖
人之道之大者以告吾鄉之士大夫苟無忘聖人之
道其亦無忘李君之勤

傾蓋亭記

不佞覽古有概于名德高隱標韻幽邈許由箕山蒙
莊漆園龐公鹿門子真谷口貞白句曲彼皆匿跡埋
光反視收聽逃名如逃讎棄利若棄穢高蹈深入長
往不顧不佞誠心高之然猶疑焉文夫失時則淹時
來則駕可貧賤亦可富貴卷舒在手取則龍蛇斯亦

鉅士之操何終身草澤爲則乃無細乎及不佞起布
衣竊五斗有四方之役塵勞外擾憂喜內煎垢不及
沐饑不及餐據堂皇捫腹枵然神識疲耗而吏猶抱
牘前夜漏且盡甫就蓐兩睫未及下而門者傳柝攬
衣起矣溽暑扶服汗流至踵而僕僕不得休時而車
中遺弱至不可忍而無奈車何此特而思箕谷諸君
天人矣彼何見之蚤也以天下爲事者最下者博刀
錐之腹高者邀殺青之譽利不足言卽殺青之譽能
加于白骨不邪而舍其所至適而就其所至憂勞諸

君子弗易也新都程君德厚蓋新都之隱君子也
爲諸侯王門客尋脫屣去之築樛園長原里老焉少
有豪舉風忼慨好事而其後乃一切屏棄條然枯寂
樛園中多池亭竹石之致而外抱長川大峰以爲觀
日引故人賓客遊其中爲樂復構亭其中題之曰傾
蓋亭上有樓虛惚瓌瓌然吐納日月出入雲霧憑欄
下眺則黃山白嶽天馬金雞松蘿金絲珠樹嶺諸勝
紫翠異景昏旦殊狀咸來遠几席如列障亭右有一
大池相與曰瑤池水光湛湛與空樓映池上復有大

隄隄上植桃柳每青陽之月丹霞綠煙爛若錯綺
遊鱗上下倉庚來鳴程君冠方山冠躡遠遊履曳杖
微吟遠隄行里故通衢車蓋旁午君遇客無問遠近
語合卽揖而登樓呼童子烹葵取酒晤對竟日興至
輒復相與起婆娑徐行或引釣竿臨流得嘉魴卽以
佐酒夏日則與客泛一舴艋青波白石間而聽榜人
採菱白苧之歌甚適風流聞于天下客凡過此者無
不願得一御程君而亭下之客常滿其內君孫媼復
築工鑿一井亭下鑿不三仞甘泉飛出香冽異帶級

常遍里中里中稱便余友子虛氏命之曰瑤井父老
以爲蓋程君夫婦名德之祥云程君有子曰無過者
南海歐楨伯之門人雅秀而溫且多長者遊浸浸嚮
用而君則老園亭逍遙出世行與箕谷諸君子揖讓
異代爾彼其視世法之憂勞奚啻萬里是不佞之所
忻忻慕悅也不佞蓋有君之心誤因世法天世之君
子患無其心耳苟有君之心且暮遇之今日蓋予寄
也不佞豈能終以世法易逍遙哉無過君介子虛氏
來索亭記於不佞不佞有君之心者他日且欲以三

山爲園滄溟爲池而亭之太虛之上挾程君而遊焉
嗟程君來余且與君傾蓋邪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表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
塔坐藏經閣憑欄騁眺四面空水迥絕大地浮屠臨
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
鳥芙蓉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
答少頃斷虹蜺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
閣迴映閃爍陟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

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剝去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
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
遯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泃者
谷水也故秦由峯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媪示
兆一旦陷爲谷水而泃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
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
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毋空宋之譚歷
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肩
壞大化遷遷儻起儻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

劫卽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靈
靈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卽吾今日之
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
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蹊蟻寸
壤假蟬蛸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蟲臂之血忘旦夕之
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沈瞥焉一夢難以語
知余覽泐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泐之故則凄其以
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
胸是發于浮想非直性也是爲物所轉非轉物者也

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卽有戚無樂何戚無樂
無戚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
然而寂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
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何不
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
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者萬物之妄也
萬物遭不停之運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
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
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

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
是物也而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
爲本以空寂爲宗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于
一不着于相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
亦無憂不執于一故其幾圓不着于相故其道妙不
名真故離妄不逐妄故當真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
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
物之變不撓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撓而
觀照一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一海沫之

聚也其壞一游塵之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牽小吏性旣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紉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真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邪其無待邪其得之自性邪其猶假物以勝之邪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

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真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所皆于登泐發之是泐余助也塔始于唐觀符閣總如海所劫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千畝以

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表馮二君請記
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葢以泐屬予封內而曩泐
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表馮二君俱
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卽文章又爲天下巨手皆非余
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奮筆其間中復間及
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脫以爲此守土
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發青谿記

萬曆十年壬午余以青谿長上計十一月十二日

發青谿時雨沉沉不止父老子弟縉紳縫掖挈舟相
送傾城而出踉蹌如雲長年高索顧直十倍恒時商
旅至壅不得行余心媿甚令何德于民其以勤此父
老子弟縉紳縫掖爲也時道者王余峰來送余峰名
成孚故諸生五十棄青衿學道脇不貼席者五年光
景殊勝蓋結丹矣與余爲方外交余爲卜一庵余山
之麓得一意靜養庶幾其道之大成然其爲人修眉
碧眼望而知其非凡品也十三日舟抵婁東謁恬憺
觀告辭曇陽大師訪太原公元馭瑯邪公元美觀中

時太原以其尊人六故歸伏苦次瑯邪則以伯子士
驥得俊南都第一人還里暫往視之此兩觀主皆不
在獸一祝史司肩鑰天風颯來旛幢微動日在殿角
鑪煙裊裊散滿庭中先是師化後嘗神歸者再獨太
原瑯邪得接光采他人莫有聞者後始稍稍知之至
是入拜師龕業塞以壁加堊焉靈響聞然四顧徬徨
依依不能去遂過隔水禪堂訪無心有故師所度弟
子也與之曰清疎有致不減支公頃之往弔太原公
太原公與弟督學君天性至孝毀瘠過哀蓋哭其尊

人一夕而髭髯爲白余相見勞苦語以滅性之戒甚切兩君頷之太原公曰學道無所得不幸大故哀傷難遣未免爲情識所縛心實媿之余曰大忠大孝道之根本發乎至性疇曰不可亦節之而已是夕去宿敬美憺圃憺圃者敬美棄官歸築棲隱處也堂願宏敞室透迤周遭使人入幾迷焉余曰爲園如此卽于憺字得無小戾乎敬美笑曰吾爲園若此而心不着何害憺余曰善黃金爲屋白玉爲堂聖人居之則聖不着也凡人居之則凡着故也憺固在心寧在園矣

是夕彭欽之汝讓曹子念昌先徐孟孺益孫澤夫三
普郁孟野承彬陳仲醇繼孺家諸孫和叔本中皆在
飯罷諸子別去歎余與和叔宿佛堂中夜靜籟寂五
鼓敬美起焚香燃燭朗誦經呪梵音清徹造空際餘
響峇靈風猶在竹間何異夜宿蓋珠翠瓊之房哉蓋
太原好習靜調御瑯邪兄弟好持誦爲苦行亦各有
見焉明日復以籃輦至觀拈香則邑中士民數百餘
人踪跡而至向余博穎余第謂之曰禮佛衆羅拜階
下崩角之聲聞于數武亦希有盛事也余曰我在邑

無狀何從得此令不能媚其民而民媚令乎始吾每謂若曹不厚於義而有怵心而今者勤渠於一鴈臣乃爾雖然若曹歸休矣衆應曰小民實荷明府恩不忍一旦去其父母且空國而來有抵姑蘇者有崑山者有累勞於路者買舟裹糧且咸願遠送長途無已請以大江爲限余媿其言不能阻也頃之瑯邪公衆邀遊舟圍而吳門袁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謹貌異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見驩然入也酒十行相與泛小舫池上澗水浩淼不

滅江湖高峰刺天巨石壓水如僧如佛如笠如管
刀如劔如獅如虎離立竒竦輪囷戍削詭狀非一日
漸向夕殘陽欲歛孤月乍吐竹樹蕭疎煙水微茫明
晦濃淡變幻掩映舟人蕩槳至水窮處忽轉入巖洞
又別一境往來環遶若不可端倪諸君指顧而樂之
而余以心在師觀了不也開太常酒興益劇顧謂余
曰余無他長不解學道頽然一醉而到羲皇亦道也
余笑曰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况得全于天者
乎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客曰明月照淥水露

華侵古藤余應聲曰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客曰
湖山其 月大適今我不樂矣余曰湖山風月
信可樂樂而不返是吾與若之所以死也瑯邪公曰
屠君以四歲之積念大師今者之來卽一日而五十
三參不爲數數而錮之湖山間邪其縱之余遂朔去
入觀中遇瞿太虛邂逅晤語言言至理余心醉其人
庶幾至人乎不佞蓋願學而未能是夜跣趺大師蓮
座下至三鼓起步月中庭有一人在階上問之則邑
人范孝子也孝子名應龍嘗刳恐以已親疾貧而賣

十得錢具日餽粥餘者卽以賑人若嚴君平之爲人而又好道奉佛惟謹今年春東至明州航海登岸地岩禮觀音大士還過余舍徑入望空四拜趨出不聞於主人主人聞而物色之滅跡矣逮十月余婦奉母東歸應龍操一舟追送江上老母覺而將出錢勞之不告而去比余北則又北送之河濱余初入觀此人尾其後一武一拜而入謁上真是夕隨余在觀至夜分猶踟躕不去漏下四鼓余入宿太原公修道室中呼與俱其薦信苦行如此明日往唁太原公太原公

命兒衡陪余因引余登師樓居樓是師修道處樓上
奉列真如觀中下奉師像雲篇龍篆故劍遺塵及靈
蛇鐵籠皆在焉比于軒轅之弓矣樓前一井師所命
鑿余汲飲之水甘冽如醍醐盆荷二師昔愛玩每歲
花開甚盛比師化去之明年萎矣與衡相視而歎衡
字辰玉大師同母弟也生而韶秀玉潤聰穎絕世弱
齡有老成器局自少與師同嬉遊長而友愛甚篤時
時以道要授衡衡亦超悟一有所聞盡屬成記精理
玄解如出自師口語在大師外傳中辰玉挺衡珎之

名理兼士龍之文弱近以哭其大父致疾神氣憊憊
體不勝衣夜與余聯牀謂道理思清遠豈徒使平子
絕倒亦可令慧遠退步談未中夜太夫人憂其疾憊
使人登樓促辰王就寢曰屠君神氣所謂十倍曹丕
者機鋒天妙阿衡非其敵也辰玉曰爲語太夫人阿
衡與屠君談忘疲矣屠君實已吾疾何憊之虞而余
終懼勞苦辰玉以爲太夫人憂連促之去辰玉固不
肯余乃手挽辰玉出而撻戶焉辰玉猶叩門求入大
呼曰吾力猶足對屠君奈何以一丸泥西封函谷也

吾授吾師密旨其盡以語君余曰不願聞也余已夢
在華胥之國矣嗟嗟辰玉何必不若許長史家玉斧
哉沖虛高介嶙然物表而用情不佞婉孌多姿余爲
感動云十六日拜辭上真及我大師別太原兄弟握
手叮嚀悽愴欲絕元美敬美出郭相送故吉安太守
張公振之亦來張公之爲吉安守敏過劉牧之清過
胡威父子聲譽甚著以他事忤一當路拂衣而歸
一敝篋箱餘俸錢二十四銖馱行君子哉是夕舟行
平江如砥月暎如畫友人舫相並呼過余舟譚玄

茗登艦矚眙萬里空碧飄然凌虛不知霜露之侵
包質明抵闔閭城下邑士民咸來集無論農隄商旅
輿臺胥史沙門羽士百姓之嘗蒙恩及有罪者輿臺
胥史之在官及被黜者無弗異至蓋不下數千人而
諸士大夫各置酒虎丘餞余比部郎袁公福徵爲之
祭酒袁公者歷落磊塊人也居官剛直嘗發巨璫姦
利事幾陷虎口歸而不問生業惟以燒丹學道爲事
好遠遊一瓢一笠往來放蕩山水間交不辭褐賤行
不擇所之口不避權貴心不藏機械郡縣大夫多不

識預面顧獨好從余遊余之入計作絕句四十章又
作律詩四章送行余未抵吳門公已候之虎丘十日
矣是夕天高氣清月色轉朗余與表比部及諸公以
烈炬入山捫幽崖陟磴道入大寺禮天竺古先生觀
吳王試劔石窺綠蘿井而下與諸公布席千人座飛
觥促膝聯韻賦詩邑士民千人環而視之如城比余
翻焉起人影零亂足聲轟轟切雲因想吳王雖有霸
心不勝其淫慾外厲戎馬內飭池臺一朝零落歸然
丘墓榮華非長有之物衰歇乃必至之期俯仰一慨

使人之意也銷復登諸公樓船把醖清言四鼓乃罷
余先與皇甫司勳劉子威侍御張伯起兄弟約過吳
門必造其廬至是頗畏人事紛拏遂止不往而王百
穀適以是日至自靖江使人先以書聞余暫過之餓
罷辭去吳郡諸公無至者十八日舟發閩門士民始
稍稍辭回富家一二姓及徽歛人行貨邑中者有奉
金錢爲余長途資斧謂明府貧無以買騎跼泣不起
余曰若曹所以扶老携幼數百里遠送計吏者以吏
賢故也若以貧私若曹金是不賢也不賢又何送焉

固卻之是日僧心了來送心了者姓董名光裕字奕少太學生故侍御董公孫也博學多識尤精內典爲人侃直有氣族孫董侍郎某以比部郎論劾嚴相國父子謫戍嚴氏敗起戍所至大僚後還里中而負氣凌物暴橫鄉里殺人無筭董在頗規之侍郎銜焉誣光裕非侍御出而奪其資有田十頃童奴四十八人盡被侵奪累陷光裕死地屬有天幸得不死及侍郎爲怨家所殺磔其屍而侍郎家遂乘此誣光裕與聞其事中之有司以大械械光裕於市月餘吳中人聞

之無不心傷其寃會有事屬余按治余遂盡曰其寃
狀返其僮奴歸其田業人心快之上其事監司監司
下他所司事復不自光裕遂更名心了祝髮爲沙門
以余知已也至縣門膜拜徑去余聞而使人追還相
見勞之曰彼夫之怨深矣是必宿生之業是寧可逃
人在火坑無從脫離彼夫持之急以至於此使公出
火坑上蓮臺者伊人之德也德又可仇乎恩仇嗔恨
與髮俱落忍辱仙人吾師也天人阿修羅于此分界
公其念之余爲處分其家事遂投馬耆寺焚修至

來送以金剛子念珠見贈是日卽別去耆民邵儒以
瓜果來獻加以木綿布余受其瓜果而卻其布此人
已老疾龍鐘拜至地僵不能起而連呼曰吾布吾布
左右不覺失笑余媿劉寵此人絕似若邪山中老人
云抵錫山訪故人孫太史秦公子相見驩甚夜泊城
下諸名士送者咸有篇什仍索余詩留別時送者八
人人各二章是夜共賦七言絕句十六章作書復倍
之懋矣淫精耗氣可不戒哉王百穀牽舟後空以七
言絕句十章見贈驚心動魄秀色可餐崑山沈孟嘉

作七言律十章雄渾奇麗篇篇合作而諸公詩卽人
人殊莫不各臻妙境百穀最佳句有曰如何一片空
山月纔照離人便不圓馬蹄踈踈貧難顧狐腋蒙蒙
借却行絕膾炙人口其他殆難枚舉疇言青浦令行
李輕于榆葉載夜光十斛勝黃金千矣又百穀雅擅
驚座之口夜深娓娓佳言如屑人言聽王先生雄譚
賢于十部鼓吹相攜踏月入慧山呼童子汲第三泉
烹茗人啜一甌飲甘露天漿不啻也山氣作清寒衣
裘頓失煙月溟濛不甚明了而奇峰古木合沓蔽虧

如愚果障子隔紗籠掩映可愛余與諸子各分大石而坐徘徊良久比下山羣雞咿喔矣廿一日舟抵丹陽吳大帝陵口水道阻塞棄舟登陸送行者別去拜于道左各黥然覓銷誦唐人丹陽郭裏送行舟之句無不泣下者諸公贈言不下百首余所和荅董當三之一然亦罷于奔命矣夫大道莫先于簡緣舍堯塞允元如枯蠅豈不倏然冷寂哉而余實有羶行以奔走士民是道家所忌也第又念水之淺也蛟龍不遊余奈何能行其涼德以解體此邦之人邪廿三日

午發丹陽城行五十里宿白兔晡時信步至一野寺
門槌不啓使人叩之有行脚僧十人打坐門中見余
皆起問之云自河南伏牛山來某等苦凡心不斷行
朝南海普陀觀音大士止宿于此余曰佛在普陀耶

余普陀山

下人也和尚航海由明州出東門渡桃花津大江之上余家在焉門臨江水樓中古

栢二章別余家也少選王僧出引余拜世尊佛堂兼楚後有竹石小齋余欣然欲移榻寺中業已就旅舍

不可乃止時余邑萬尉亦以入計行尉楚靖州人攝
官貧甚不攜其笈囊裝蕭條至不能顧一騎向余瀕
漢余乃挈之以行由白兔走句容逢禮三茅君深以

不得一枝策華陽爲恨由句容抵金陵馬上望金陵
諸山及城郭宮殿園林闐闐之盛在煙雲杳靄中朱
門碧瓦青山紅樹參差合沓洵古佳麗地也尋古藝
雄如孫伯符仲謀諸公古豪華如陳叔寶諸君古才
俊綺縠如梁昭明薛道衡江總諸子古美麗如陳公
王張麗華盧家莫愁而皆不在尋古名跡如長干白
門莫愁湖烏衣巷蝦蟆陵雨花臺卽又苦無暇日行
遊爲之小歎歎感慨旣乃笑曰何見之晚也人代推
遷如大江之波浪焉迭處之而迭去之以至今日秦

何以浮漚往迹而傷吾性靈也余以計吏不敢入都城又爲嚴程所限不得頓轡踟躕乃由江浦渡江從者挈一舴艋渡余余以大江浩淼冬月風濤叵測不宜以舴艋渡而從者固請不已謂此地故無巨舟不覺發恚聲色頗厲有頃長年操二巨舟至乃渡渡而心殊悔恚怒也氣之不易調也命之不易知也學道之謂何終歲調氣一朝而失之前路之不易過者固心矣必也從容無恚而易巨舟以濟乃得之哉江上望宣城傷沈太史此太史發引之月也曰車素馬祭

媿且痛焉廿六日達南滁大雪渡清流關其行甚困而所見山川風景亦甚奇境內有瑯邪山庶子泉俱從輿中過不及一問其處瑯邪主人亦非復醉翁時作詩懷長安諸故人多以風雪起興山上茅屋三五家白茅爲雪所壓而突有青煙門前枯柳作扶疎玉樹童子臨谿撈魚女兒布裙帕首賣酒喚客當墟數錢翁媪擁楫拙煨蹕鷗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遊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榮祔不聞城市之變遷亦無功名亦無離別余自歎以爲不如也是友與同年齊

西安相見逆旅各說行路難相視而歎泥沙在衣
由滁走大柳池河諸處由臨淮渡淮河經宿州而北
日行冰雪晚宿茅茨寒燈濁醪情事淒絕因想孟東
野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風景宛然如畫非歷其
地烏知其言之工也十二月初一日始抵彭城彭城
故西楚霸王分王地漢先主嘗作牧此州古英雄血
戰之地至今人物風氣沉勇慄急不改往昔所謂項
主戲馬臺及先主祠俱不及登會丹陽姜仲文士昌
以司農郎出爲徐州權商使齊余甫下馬入逆旅而

仲父來仲父大司成姜公寶仲子年纔弱冠明潤如
玉人有俊才楚楚與余爲神交一見驩甚爲余置酒
徵歌軟語欵洽寒暄徐益孫郁承樛良至洵一南國
俊流也臨分踟躕定交而去明日渡黃河遇吾鄉吳
國寧相約偕行稍破寥寂黃河堤邊余騎一黃驢緩
步沙上風日美好羣山尚蒙殘雪河水斷冰千萬片
浩浩東下帆檣車馬雜沓相亂雖甚勞頓亦自有致
馬入山東界上遇故人吳德承界河時爲界河郵吏
及其弟吳山人昌齡乃先朝吳仁甫學士孫與余有

親又同居桃花津上爲比隣少同筆研相善昌齡茂
一至署中德承不相見者數年至是余當入覲而德
承使遊徼卒偵余前路且十餘日矣余感其意爲之
忻然停驂留連止宿追往道故燈下語及兩小授書
童子師澄江風日晚步白沙邨已爲二十餘年前事
殊不勝隙駒石火之感平明別去而山人則走馬送
余兗州城然後別去馳驅鄒魯顧瞻孔子孟遺風人民
靡厚故是聖賢之鄉而文學稍缺然江南近世文學
彬彬盛矣而吾終不敢謂其勝于鄒魯務華絕根是

吾憂也。蜡月初六日至東阿縣，縣疑是曹子建封地，而不及考典故，有管仲三歸臺址，然亦不可考。某夜宿東平州，余同萬尉登城，晚眺煙沙莽莽，一望凄然。大是塞上光景。是夜東隣宿一吏，橐裝爲肱篋，所殆盡。而余幸以免。余從東吳龍子國來，所得諸君子夜光明月，良不貲。而彼夫不知也。視李君虞所遇江上豪客，彼猶未免。槍父邪鞍馬累日，面目皴皺，髮爲枯而懷抱殊不作惡。亦竟忘其罷馬上口占詩曰：可數十首囊之腹中，歇馬酒肆，輒索筆研書之。作道逢

子賦一篇以見志亦馬上腹藁也余默自校勘世緣
都輕嗜好最寡矣歎此文字一障結習較深迄不能
遣遣之復來亦奈之何哉乃知大美無美至言無言
我師真神人也途中雖備一輿而愍輿人不任勞苦
多下而乘騎初九日至德州城郭雄壯人物繁華北
方一大州也出郭渡浮梁走馬河濱風色向微煙沙
不起垂鞭而觀落日少頃月作半圭挂枯楊樹上柴
門未掩牛羊歸來客換前村馬蹄甚疾比及解鞍肆
中懸燈待客矣至十四日抵都門明日入城駢駢在

途一月有奇征夫之苦閱歷殆盡比入城而風塵馬蹄之役方始已故山松檜能無笑人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末流之僞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闇二才是模萬靈是鑄亾儒即亾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

所敗然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存
不有其空實何由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靈明而
內何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視震且萬緣
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去則真來障盡則
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
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
後能有之世之士苴黃屋浮塵三事者乃足與辦筌
宰大業卽上帝生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若恣界
之若棄而後元氣淋漓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

化蕩煩絲囂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
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神尼
無意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朽其中而日以天
地萬物膠其府縱衡脊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理焉
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
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
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去真空亦稱妙
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紉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
頑空斷見而淪于死灰何名爲釋余見佛子之徒之

謬悠習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儒者以爲拘
執夫佛之寬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
邪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
爲偏枯與媁爲闔吾惟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
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
唐開元間歲久且圯鄉人重修之而剏豐碑山上乞
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實實教人人其誰不
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開諭蠢愚舍靈之屬尤奔走
焉而離惡去垢惟恐後時卽宣教淑入亦輔儒者之

不逮世奈何欲以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
來所經明聖豪傑非一手一足矣

爲義公三山遊記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高逸弘通嚴持戒律博習教
典兼精辭賦名流江表余客新都與義公晤於注伯
玉司馬太函一見語合無何余還甬東而義公渡江
來朝普陀訪余紫煙閣劇譚名理間及執文義公機
鋒穎妙余心異之義公曰貧道髫年祝髮嘗縱遊名
山道場徧參善知識蚤歲西遊峨眉朝普賢北遊五

嘉朝文殊迄今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
遇佛顯化光景殊勝且窮歷名山大川神皇靈壤險
壯峭絕雜選參差欣然有會於中嘗欲爲文述之則
恐筆不逮心亡以宣揚大教發抒靈炁願予爲我記
三山遊貪道請得口之吾子筆焉余曰僕有勝情亡
勝緣始困制科後苦婚宦生平未經奇遊又寧有奇
作胸中五嶽時時隱起乃今甫掛神武冠尚平許邁
何所不可而母年八十有八不敢遠出卽上人譚天
下名山道場脉脉神越願得以一言胷名三山爲他

日遊覽左券幸甚於是上人口之而余筆焉義公與
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江巴江險急震且所亡
水清泚可鑑其上羣峰岸巖往往刺天兩岸狹束僅
容一刀水中亂石崙峩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者百
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領躍矢瞬息千里彌迅彌
險所歷瞿塘灩澦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峰巒秀媚草
樹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
萬里抵峨眉未至峨眉二十里望兩峰濃黛欲滴似
明似滅乍遠乍近來近人俄而峰頂佛光忽起光五

彩作橫空巨梁狀衆驚顧以爲虹霓獨義公心知其
佛光少選梁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
象其上乘一菩薩衣裳瓔珞宛然若月中現山河大
地影而明了過之良久圓光冉冉墮東峰梁光隨滅
詰朝登山參普賢道場山周廻千里形半孿如娥眉
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餘
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明日登天門絕頂天門
者兩石若壁開高而挿天人從石中度罡風峭勁殿
宇不可以覆瓦瓦皆以銅鐵錫爲之其上多奇花惟

木靈禽異獸鳥有如鷓者如雀者俱能言誦佛號耶
郎聲徧山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衆禮佛後雙
足人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不怖人以
米飼鳥雀結緣羣飛下食繞人前後如素狎習然稍
起一機心瞥焉翔舉矣一花五色葶薺英不知何名
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爍射人山高寒
六月飛雪陰厓積萬歲冰中產雪蛆玉色可愛人登
山夏月披裘冬月僧衆移居山下留一二苦行者掩
戶地炕而居義公所遇多高衲異人參合心印證明

真詮義公以是開朗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
代州上五臺五臺者五峰平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
山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常有
一萬肉身菩薩於內修行卽此山上有清涼石廣儲
丈許可立千人上濶下狹狀若仰盂盤旋搖動久而
不墜義公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峰頂鵬眺山距遼
海千里微蒸宵靄遠見海色時日向西見峰影雜入
影隨落照而去直墮海面義公目眩竟駭咄咄奇事
蓋亦菩薩顯迹云時關中人王大理道純卹刑太原

在山下召僧徒齋誦爲二親祈年作念某嘗聞此山
靈異某至而不得睹見豈其意固未誠邪頃之見燭
忽吐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蕊瓣瓊瓏少頃變作狻猊
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画王君愕眙大喜遍召徒
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旋滅比王君
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事王君亦自誤
神燭記嗟乎佛力靈響煜燿如此哉萬曆丙戌春義
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江出鰲柱峰下泛海朝晉
陀觀音大士一葦在大海水浮天無岸海上諸山遠

近歷歷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波濤洶湧義
公寂照觀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揚帆采石
花挂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四方僧
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賢觀音並古佛
應身出世助佛揚化普度衆生各就南瞻名山以爲
道場是宜九有奔走萬載皈依而義公先後卓錫覽
勝尋真參佛證道斯以勤矣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阿難發心起
於愛如來三十二相是爲妄想攀緣故受摩登伽墮

而觀世音以七寶座舉示我曇師曇師不愛大士稱
善久之由斯以譚色相之不可入道顯甚而義公所
至皆遇佛光殊相何以故夫佛氏實修實證妙明言
徹光相其所必有時而顯現可爲衆生起信學人若
愛戀染著適足爲障見而不愛愛而不住何礙乎見
哉余觀古今文人藻士好遊天下名山山川崇躋幽探
務窮勝絕以此散其胸懷解其煩懣是未免於住也
取境解心境在則解境去旋縛此其於道亡毛髮益
祇長生滅之途增去來之業耳古來林栖穴屨之士

標格脩然風流掩映而並不聞證道度世此其驗也
義公三山遊足表信心且明無住是非徒肇結雲霞
討求松桂蓋以助教宣化開示迷津其與尚平許遜
之遊猶有間焉余故爲筆而記之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空後襄惠寬
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
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顧指獨簡肅正
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竒禍簡肅以清忠愛

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甚慎敢下甚嚴
國泰兢兢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太
廷尉歷司寇總內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
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喪南經營襄事務殫心
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
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嚮
用屬有齒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壁畫幹理當機
立辦得稍以暇日羊尚狼山風采掩暎監司器之居
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歸栖何爲吾寧以折腰

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
之通父老亦挽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旁
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
歿之後遺產枵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
愛病施醫藥歿有棺殮久而不倦卜簡肅墓右豫爲
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
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塚夫土塚何情之有袞
衣垂綃也而掩素布藍縷也而掩英雄詰士也而掩
憨駭臃腫也而掩桐棺稷形也而掩珠襦玉押也而

掩吾生而爲穴，破則歸之無爲。子孫憂不亦善乎？嗟
嗟若國秦幾達矣，不佞黑髮挂冠，洗洋自放。城中牛
畝之官，栽卉木臥榻前。曉起科頭，手抱甕灌園。射客
不至，呼妻孥計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
國秦之心者。國秦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
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雞犬稀，日落狐兔走。因
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漲海
月。冉冉生乎巖岫，天風颯颯而吹衣。裾卽以了生死
齊修短，夫蒙莊禦寇吾與若師乎？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起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橐蕭然內無蹙眉靡曼之娛外無山園池館之適布衣藿食埒於儒生所居村落間日拂几晏坐以著書味道爲事出則屣履徒步與田父野老吟眺丘澤罄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顏曰萬石堂栖息其中宅心物外絕跡公府翛然王倪蒲衣石戶之農之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壽終余嘗讀唐李文饒平泉記曰後世以

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
其不達哉夫大化遷遷萬形推實何主弗易何物弗
凋計吾身與吾子孫世世據而有之必不能令贊皇
公與平泉木石安在卽秦漢隋梁帝王宮室之盛窮
極壯麗悉蕩爲飛煙化爲冷灰過者興歎悲乎曹東
阿之言生存華屋處冷落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閤
於銷沉之理嗟嗟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
楹丹屺連雲互天轉盼易主或塗荆榛亦大惑矣辰
州公廉吏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飾無長物一爐

一几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座無媠友登斯堂者淵頽之士研討執文玄寂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若孫程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曠達寥廓大人哉余按公友人何少愚侍御所爲公狀當其爲司農郎奮身嬰虜鋒以給邊餉抗陸衛尉以脫諸賈人于難犯袁州父子而信三尺法力援胡少保爲一國家保全勞臣其爲辰州也禱城隍而去虎災走羣望而讓旱魃卜豹崇而爲火政卻香稻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中丞歡議調也

遂飄然投劾去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風脩穆穆遠而公之子涓又博學工文上掩崔蔡下轢左潘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學夫漢石氏奮及諸子慶建用長者以功名終徒醇謹而已其父故無能立侷侷大節希聲汲長孺諸子亦未聞有文采斧藻漢德以耀于無窮乃辰州公之介特義槩旣如彼而諸子之翩翩麗藻復如此若然而方漢萬石君家嘗不啻過之嗟乎及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寄百里不踰年而鵬飛奕奕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陂池相

屬矣若辰州公者豈非薦紳鄉老錄羊乎是余之所
爲記也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德傳
其稱先生飲酒盡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自附于劉
伯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先生論埋照而
遊于逍遙鄉王東臯自署醉鄉侯而以斗酒先學士
觀其與胡少保汪司馬諸君長安轟飲洗洋狀則公
又曠朗踔絕與斤斤繩墨迂儒天壤矣宜其生平所
樹立不凡如此哉